

何 嶽 著



I247.5
4120

大漠惊魂

何 嶽 著

版
發

B21A-7



甘肅人民出版社

670311

内 容 简 介

小说描写了清末民初甘肃安西地方，风闻雕绘世家十六世孙曲素维庄院藏有稀世珍宝金观音和象牙佛，由此祸起萧墙的一段故事。

曲素维的内弟夏威，不但垂涎稀世珍宝，而且企图占有曲家天姿国色的女佣洛阳姑。他勾结官府、地痞流氓，杀人灭口，构陷冤狱，使尽阴谋终未能如愿得手。此时，在他们的子女之间，却产生了微妙的爱情。洛阳姑的女儿昆仑雪爱上了夏威的儿子夏西；夏西窃走金观音和象牙佛，与昆仑雪私奔。当夏西欲将珍宝卖给斯坦因时，昆仑雪旧恨新仇油然而起，杀死夏西，终于将稀世珍宝携回榆林佛寺的传人。

小说以金观音和象牙佛得而复失、失而复得为背景深刻揭露了清末民初政治的黑暗、官场的腐败。作者以熟的笔法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社会百态和戈壁的奇异风情，情节曲折、流畅，可读性强。









上 部

第 一 章

大概是中午时分了。

太阳直直地照射在祁连雪峰下广袤的大漠戈壁墙上，似乎点燃了遍地的沙粒卵石，刺眼的火苗在上面跳跃。一条没有尽头的直直的古道，也似乎在燃烧中熔化了，陷进那鱼鳞般的沙碛里。

这时，就在这条古道上，出现了两支骆驼商队，前后相距约十多里，远远地绕过城楼高耸的肃州城，由东向西，蹒跚前进。前边的商队，有十几峰高大健壮的骆驼，驼毛一色纯棕，光滑整洁。驼背上驮得很沉。跟着驼队并行的是十来个骑着枣骝马的人，领头的是个身穿戎服的英俊威武的青年军官，后边则是身着一色儿黑褂皂履的彪形大汉，都是兵卒模样。无疑，这是一支官家商队。后边的那支商队却十分寒碜，只有数峰骆驼，而且高矮不一，肥瘦不均，毛色杂乱且脱落得斑斑驳驳；驼峰间横架着的褐色毛织口袋，都装得鼓鼓囊囊的，显得比前边商队的骆驼驮得更沉重些。驼脖子上已缺了口的露出铁棒儿的铜铃，被塞得紧紧的，哑然无声；只有驼蹄重重地踩在沙石路面上，发出噗嗒噗嗒的闷响。这支

驼队没有伴随马匹，赶骆驼的人都夹在骆驼中间行走。他们的穿着打扮也各不一样，有头上裹白巾的，有戴博士帽的，也有挽红柳树枝圈儿当草帽的，身上有穿对襟粗白布汗衫的，有打赤膊的，也有翻披羊皮袄的……走在最后的一峰白驼没有驮货物，却坐着一个小姑娘，穿一身水红衣服；那拖着一条小辫的头，随着驼身前进的步子而一俯一仰地晃动。紧贴白驼身边走着一个头裹青巾、腰扎蓝布的三十来岁的壮年汉子。他两眼警惕地瞻前望后，左顾右盼。显然，这是一支结伴而行的民家商队。

走在前边的官家商队离嘉峪关城楼不远了，打头的那个英俊青年军官，两眼炯炯地注视着前方。

嘉峪关素称“天下雄关”，巍然矗立在肃州西边黑山与文殊山之间的沙丘平台上。数丈高的厚土墙围成一个方城，东西城门上方，各耸立着一座高大的城楼。城楼两边的古长城，向南北方向延伸去，将辽阔的大漠戈壁拦腰截断。这一切，都显示出“天下雄关”的威武气势。

城楼上荷戈走动的兵卒隐约可见了。这时，那个青年军官突然勒住马，两眼机警地望了望前边的城楼，打了一声短促的唿哨。他身后的彪形大汉们，沉闷地应了声“瞧”！青年军官挥起皮鞭，朝天上画了个大圆圈，又发出一声短促的唿哨，后边的彪形大汉，一个个赶忙脱下黑色号褂，露出白色的汗湿了的布扣对襟汗衫，并将号褂塞进马褡子里去。同时摸出一方黑绸布套在头上，只露出两只凶神恶煞的眼睛。那青年军官也十分敏捷地脱下了军官服，换上一件紫红色的藏袍，头戴一顶银灰色的宽边礼帽，俨然是个藏族头人。他那只敞在藏袍外的右手，从长统靴里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藏刀，拨转马头，率领这伙彪形大汉，离开古道，箭一般地向

一座沙丘驰去，很快就转进沙丘背后去了。这时，留下的一个管家模样的人，将骆驼拦进路旁的一片红柳丛里憩下了。

后边的那支民家商队，仍在沙漕古道上悄然无声地走着。骆驼身上汗水淋淋；赶骆驼的人，两脚被沙砾烫得不时地捣着碎步儿。他们的神色虽然十分疲倦憔悴，但两眼还是机警地睃巡四周。骑在最后那峰白驼上的小女孩，已伏在驼峰里睡着了。

“丫头，别打瞌睡！”牵白驼的汉子伸手拍了一下小女孩的脊背，并紧了紧缚在她腰里的布带，然后朝前头的伙伴吆喝道：“去红柳泉放歇吧！”

“是得放歇，”走在最前边的一个头裹白巾的粗壮汉子说，“等天黑再走。我们谁敢白日里过关？嘉峪关驻扎的那个李游击，特别是那个潘巡检，都是鬼门关上的活阎王，我们不但关税交不起，弄得不好连货物都要平白遭没收的。我看，还是半夜绕道偷关过去为好！”说着，踮脚翘首望了望前方出现的嘉峪关城楼，然后又回头看了看同路的客商，便拉着骆驼离开大道，带头向左边约四、五里地远的一座沙丘脚下走去。

这汉子狡黠的目光，射向前边的沙丘，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笑。

就在这尖下巴汉子狡黠的目光和阴笑里，浮现出西安鼓楼大街上的一幕。

在车水马龙、万头攒动的大街，拉白驼的这个汉子，手牵着骑白驼的那个小女孩，走进一家大店铺。

紧接着店铺门口出现了一个穿军服的青年军官，身后跟着两个号褂皂履的差役，一个鬼鬼祟祟地碰了碰青年军官，

挤了挤眼，朝那店铺努了努嘴。

青年军官会意地朝店铺睨了一眼，微微点点头，然后同另一个差役轻轻耳语……

汉子牵着小女孩走出店子，汇入大街上的人流中。他后面暗暗跟随着一个人，那人正是刚才在店铺门口同青年军官耳语的差役，三角脸，尖下巴，而身上却换了一套民服。

……

西安西门外背街的一家骡马店。牵小女孩的汉子正在店内给白驼上草料，一个粗壮的汉子拉着一峰骆驼走进店来投宿。这人就是换了民服的差役。

……

兰州城西关黄河边的一家骡马店。客房里，乔扮客商的差役，正在请拉白驼的汉子和小女孩吃西瓜，而且谈笑得热热火火。

烈日似在向大漠戈壁倾泻着火焰，这支民商队的骆驼和人，被炙灼得焦躁不安。

拉白驼的汉子，拉着白驼也离开大路，跟着向沙丘脚下走去。

另外的几个客商，互相看了几眼，有些踌躇。一个说：“只怕那红柳泉不安全，我去年就是躲在那儿过夜遭抢的！”另一个也蹙眉苦脸地说：“前年咱也是在那儿着的祸！”又一个矮胖子放低声音说：“说起来是大前年了，我拉了两峰骆驼，给一个湖南客驮茶叶去新疆，也就在那儿，连骆驼带茶叶被抢得精光，再也翻不过身来了。”

拉白驼的汉子听到背后伙伴们的议论，不由得迟疑地站住了，并且回头望了一眼。